

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研究丛书

现象学 与日常生活世界 的社会科学

刘剑涛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现象学
与日常生活世界
的社会科学

刘剑涛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刘剑涛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7. 8

(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张庆熊主编)

ISBN 978-7-5426-5904-0

I. ①现… II. ①刘… III. ①现象学—研究②社会学—研究

IV. ①B81-06②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0611 号

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

著 者 / 刘剑涛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20 千字

印 张 / 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904-0/C · 562

定 价 / 2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7751097

总 序

本丛书以“社会哲学”为研究主题。社会研究要以人为本，而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研究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相关。事实与价值、规律与规范、必然与自由、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一元与多元、说明与诠释等社会研究中的观点和方法论争论，乃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科学等学科分类和这些名称的由来，无不与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方式紧密关联。人一方面有自我意识、自我决断能力，自己为自己立法和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人也受制于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有些学者旨在建立一种既定性又定量的社会科学，希望能像自然科学一样正确预言未来发生的事件；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本质差别，社会科学具有阐明人生意义和伦理教化的职责；还有一些学者则旨在把上述两个目标综合起来。于是乎，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结构功能论、符号互动论、交往行为理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理论应运而生。在这些社会理论中所涉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是这套社会哲学研究丛书重点关注的问题。

谈到现代的社会哲学，不免需要介绍和评述现代西方社会哲学的各个流派，我们这套丛书的诸多小册子将以此为专题分别展开研究。但作为中国的研究者，心目中要时时谨记，如何联系中国现实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加以反思地把这些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的方法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我们这套丛书面的意义

之所在。我从贺麟先生在其《文化与人生》的序言中得到启发。他提出了“有我”、“有渊源”和“吸收西洋思想”这三个要点。我想这三个要点也是这套丛书的要求。“有我”指有自己的思想见解，不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以自己的真知灼见解答我们自己的时代所困扰我们的问题。“有渊源”指，虽说有我，但并非狂妄自大，前无古人；追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渊源，在与传统的对话中获得启发，以史为鉴，寻找解答当前社会问题最佳方案。“吸收西洋思想”指，有渊源，发扬文化传统，却并不顽固守旧；对于西洋人的社会思想和哲学，虚心以理会之，切己以体察之，期望将其根本精神，用自己的语言，解释给国人，使中国人感到并不陌生。

贺麟先生是在八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写下这篇序言的。他认为，在这期间，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笔者意识到，如今这些种子已经到了茁壮成长的时候了。丛书的各位作者，希望继承贺麟先生的志愿，融贯中西文化，采纳百家之长，为民族复兴和人类幸福，为社会哲学的研究多作贡献。

本系列丛书的研究和出版得到国家社科一般项目“西方社会哲学研究”(15BZX078)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专项出版经费的资助。

张庆熊 谨识

2015年12月15日

前 言

本书是张庆熊老师主持的“西方社会哲学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讨论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其哲学基础,内容包括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 1899—1959年)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年)的拟剧论与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r, 1917—2011年)的常人方法学。

这三种社会科学理论都以日常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日常生活世界在当今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离不开现象学的功劳。自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之后,它日益得到学者们的青睐,并已经越出哲学领域,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一项重要论题和时髦术语。然而,胡塞尔本人并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从他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到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的关键突破由他的学生舒茨实现。舒茨明确形成了现象学的社会科学理论,日常生活世界作为根本研究对象在其思想中居于核心。此后,许多社会科学家受舒茨启发或影响,以现象学方法从事研究,从而形成了当代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一派(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深受舒茨影响,但思想非常独特,一般不被归入现象学的社会科学,不过属于广义的现象学传统则确定无疑。常人方法学以其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独到探索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的独特景观。戈夫曼的拟剧论并未受到现象学影响(后期思想则与其关系密切,尤其借

鉴了舒茨思想),但针对日常生活世界发展出了完整的社会学理论和分析框架,而且见解与舒茨和加芬克尔足以相容。因此,本书选取三者讨论,标题中的“现象学”意味着一种理论立场、方法与视域,主要见之于舒茨,其次是加芬克尔;“日常生活世界”则意味着三种理论的共同关注点,以及因此产生的共同特征。

尽管都以日常生活世界为题,而且不乏共同点,但是,舒茨、戈夫曼与加芬克尔的理论各有特色。笔者秉持现象学的“面向事实本身”的原则,试图遵循各理论的内在逻辑脉络阐述各自包含的理论主题,以期呈现其实质,并从中获得理论启示。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得到了张老师的鼓励、督促和指导,吸收了他对书稿的宝贵意见,在此向他表达感激之情!崔正杰、付前和张丽在电脑上敲出了全部书稿,笔者同样感激不尽!

在深邃的真理面前,笔者不过是永远的探索者和学习者,书中所写只是求索过程中的一得之见,不免舛误,恳请博雅君子费心指正!

刘剑涛

2016年3月15日

长安冷心斋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舒茨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之路：从理解社会学到 社会世界的现象学	1
一、胡塞尔与社会科学	1
二、德国社会科学之争	3
三、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及其遗留问题	9
四、现象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姻	15
五、非正式的韦伯学人与“非正统的”现象学家	17
第二章 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社会世界	25
一、自然态度及其悬搁	25
二、社会世界的理所当然性	28
三、社会科学的基础与母体	32
四、常识建构对社会科学建构的奠基	37
第三章 作为社会科学之核心概念的行动	42
一、韦伯对行动的界定及分类	42
二、对行动的现象学解释	44
三、行动的动机	50
四、合理性行动	58

第四章	舒茨的社会科学纲领：追求主观意义的客观科学	66
	一、何谓科学	66
	二、社会科学的独特性	70
	三、理解方法	71
	四、社会科学的设准	80
	五、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87
	六、简评	93
第五章	戈夫曼的拟剧论的分析框架	100
	一、表演	100
	二、舞台	101
	三、剧班	105
	四、理想化与神秘化表演	108
	五、印象管理	113
	六、戏剧分析的普适性与独特性	117
第六章	拟剧论视角下的自我与社会	123
	一、表演与现实：真实与人为	123
	二、自我	130
	三、社会道德与共同价值观	140
	四、简评：戈夫曼在社会科学上的严肃与认真	144
第七章	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	151
	一、何谓常人方法学	151
	二、涂尔干、帕森斯与常人方法学：社会及其秩序	155
	三、现象学、舒茨与常人方法学：日常生活世界	

及其现实感	162
四、主体际的共同理解与常识	169
五、简评	173
结束语：面向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	180
参考文献	185

第一章 舒茨的现象学的社会科学之路：从理解社会学到社会世界的现象学

现象学的社会科学迄今不到百年，却在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内举足轻重，尤其被视为质性研究的重要路径和方法。从历史来看，现象学的社会科学肇基于阿尔弗雷德·舒茨。

一、胡塞尔与社会科学

现象学运动开创者胡塞尔抱负远大，其“现象学旨在为一切科学奠定基础”^①，“最终目标是要为经验科学，特别是为精神科学奠定理性基础”^②。他曾经计划撰写三卷《现象学和科学基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专门处理现象学、哲学与科学的本质与相互关系，其中的第二卷“讨论现象学与各种门类的学科之间的关系，讨论现象学为何必须成为和如何成为各类专门科学的条件”。^③然而，他的工作方式和思考主题的转变使第二卷一直停留于手稿形式，内容属于概论或“纲要”水平，

① 张庆熊：《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23页。

② 李幼蒸：《中文版译者序》，载胡塞尔：《现象学和科学基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3卷》，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③ 张庆熊：《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第23页。

尽管“较具清晰的逻辑一致性”。^① 他晚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纵然提出了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思想，为科学的根基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洞见，却也是未竟之作，而且只有少部分正式发表，影响极为有限。^② 当时，仅有他身边的几个学生和助手知道这些手稿。在他逝世后，瓦尔特·毕迈尔编辑这些手稿，分别作为《胡塞尔全集》的第五、六卷出版，是为《现象学和科学基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三卷（1953年）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954年）。

胡塞尔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因而，科学问题——与哲学相对而言的狭义科学——在他那里实际上并不具有首要的理论关联性，尽管他在术语上常常把现象学称为科学，而且是严格科学。就社会科学而言，胡塞尔从未将其视为关键问题，更未涉及其具体方面，虽然他也谈论与之接近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或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③ 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胡塞尔的现象学对社会科学并无任何价值。相反，现象学在以往的社会科学传统之外为之昭示了一个新领域、一条新道路和一套新方法。按照舒茨的看法，胡塞尔或现象学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其方法在解决社会科学

① 李幼蒸：《中文版译者序》，载胡塞尔：《现象学和科学基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3卷》，第3页。

② 瓦尔特·毕迈尔：《编者导言》，载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页；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11—218页。

③ 简单地说，“社会科学”主要是当代英美语境中的用法，德语学术传统中则一直采取“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的说法，三者之所指尽管各有侧重，但是内容极为接近；术语上的差别实际上也是德语学术与英美学术差别的表现，笔者不在此深究。

的根本问题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① 不过，胡塞尔本人并未在这一方向上做过具体努力，舒茨在他启示下，最先以现象学的精神与方法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从而开辟了现象学的社会科学这一新领域。

二、德国社会科学之争

舒茨终生的学术旨趣在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力图为社会科学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根基。他在晚年的自传性文章《胡塞尔和他对我的影响》说：“从早年的学生时代起，我最主要的兴趣在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尤其是社会学的哲学基础。”^② 彼时，舒茨在欧洲文化重镇维也纳大学求学，师从维也纳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韦伯已逝，但学术传统很好地保留下来，舒茨深深服膺于其理解社会学。当时的维也纳大学作为德国大学的近邻，群星璀璨，以维也纳学派命名的这群智力精英在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音乐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这样一种卓越的智识氛围是舒茨思想形成的外部环境，而早年的学术背景与训练使他从一开始倾心社会科学，尤

① 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页、第49页注2。笔者同时参考了该书的英译本和据此而来的另一中译本。参见 Alfred Schutz: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translated by George Walsh and Frederick Lehner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舒茨：《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卢岚兰译，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② Alfred Schutz: *Collected Papers V: Phenomen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Lester Embree, Dordrecht: Springer, 2011, p. 1.

其是社会学。因而,舒茨早年的学术起点在于社会科学,而非哲学。

维也纳大学与维也纳学派培养了舒茨的社会科学旨趣,当时以德国为核心的德语学术圈内的社会科学争论则直接催生了其理论。这场争论肇始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尚未终结,而且从最初的德语学术界扩展到整个国际学术界。这一争论吸引了大量顶级思想家的积极参与,从而在范围、深度和持续时间上都举世瞩目,影响深远。舒茨在1932年评价争论是“德国人文思想史近五十年来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并且因其重大理论意义而积极投身其中。^①它深刻地契合舒茨的理论旨趣,因而对他的学术生涯的影响是决定性和终生性的。他对争论的问题的思考贯穿整个学术生涯,从1932年出版第一本著作《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到1959年去世,二十多年间的主要作品无不以之为核心关切:1940年的《现象学与社会科学》、1945年的《现象学的一些主要概念》和《论多重实在》、1951年的《对行动的计划》、1953年的《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与理论之形成》与《常识与对人类行为的科学解释》、1959年的《胡塞尔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以及大量通信与手稿。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之外,《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与理论之形成》一文尤为重要,是他的社会科学力作之一,既集中体现了他的核心观点,也直接回应了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内格尔和亨佩尔的观

^① 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4页。韦伯妻子玛丽安妮在所著韦伯传记中比较详细分析了这场重大学术争论,尤其是主要参与者韦伯的主要立场和观点。参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92—398页。

点，很有代表性。^①

德国社会科学争论的焦点在于社会科学的性质与方法，一般被称为方法论之争。它不再局限于一般性地讨论科学、真理或者具体的理论流派和方法，而是直接针对社会科学本身，围绕着几个最关键的问题，比如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独特性、它们在前科学的经验中的先天地位、研究方法和目的等。二十年之后，舒茨在回顾争论时候总结道：这些“主题是使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逻辑学家与方法论者，甚至社会科学家分裂为两大阵营的一项争议性论题”。^②就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理论而言，这一争论具有明显的反思和前瞻性质。尽管孔德和涂尔干等先驱以

① 1953年5月3日，舒茨在纽约召开的第三十三届“哲学与科学方法”半年研讨会上提交了这篇论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都受到了内格尔和亨佩尔的刺激。1952年12月，内格尔和亨佩尔在纽约召开的美国哲学年会“社会科学中的理论与概念之形成”研讨会上共同提交了论文。舒茨在给好友古尔维奇（也是胡塞尔的学生，现象学家）的信中说，二者的论文足以让人发狂，如果他在场会暴跳如雷。舒茨充分意识到了抵抗实证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的激烈程度。他说自己参加大会是被抛到狮子中间，在会后又有意把此文投给《哲学杂志》，看编辑内格尔的反应，而内格尔和亨佩尔则本该参会却未到场。古尔维奇高度赞赏此文，并与舒茨态度一致，哀叹：“今天成了方法论的天下。”他在这里用方法论特指实证主义，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Alfred Schutz: *Collected Papers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edited by Maurice Natans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2, pp. 48-66; 舒茨：《舒茨论文集（I）——社会现实问题》，卢岚兰译，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71—87页；Alfred Schutz and Aron Gurwitsch: *Philosophers in Exile: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Schutz and Aron Gurwitsch, 1939-1959*, edited by Richard Grathoff, translated by J. Claude Evanst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93, 203-209。

② Alfred Schutz: *Collected Papers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第49/71页。此后所引文献凡有英文本与中译本的，统一按照这一形式给出英文与中文页码，中间以斜线分开。

其天才和努力创立了社会学,但社会科学的地位长期不为人承认。同时,社会科学的发展掩盖了一些关键问题,长期以来它们要么被忽略或不被认可,要么缺乏深思,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涉及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一如康德曾经对哲学提出的问题。这场争论也意味着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的危机。因而,德国社会科学之争关乎社会科学的命运,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解答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根基和方向。^①

争论中众说纷纭,可以说富有成就,也可以说没有成果,因为“最终”不仅没有达成共识,反而扩大了对立,引出了更多问题。不过,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议中的主要立场和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即实证主义,从另一个角度也被称为自然主义,另一派一般称为诠释学。

实证主义自穆勒以来经过大致三个阶段的发展,在舒茨所处时代为逻辑实证主义一代,代表人物为维也纳学派人士,卡尔纳普、内格尔和亨佩尔都是执牛耳者。从历史和思想渊源来说,这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对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影响与刺激所致。由于伽利略在近代自然科学的积极的示范效应,以及笛卡尔等人在哲学上对数理模式的应用和对数学化和观念化推崇,这种“普遍数理模式”几乎遍及整个科学领域,为很多思想家推崇。实证主义在其上百年的历史中汇聚了众多思想精英,内部虽有不少分歧,但总体上有许多一致主张,比如强调经验事实和观察,追求确定性,坚持对科学结论进行检验,追求科学规律,倡导统一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实证主义认为,就研究对象而言,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并无二致,都属于外在世界,都是因果

^① 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4—17页。

决定的物理事件,因此社会科学可以、而且应该遵守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程序和原则,并采取同样的研究方法,因而他们极力把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全面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其结果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常常被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他们追求统一科学的目标,坚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本质上的一致性,力图以自然科学方法实现诸科学领域的统一,尤其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由于自然科学以发现对象的规律为目的,而且成就巨大,他们又力图在社会科学内归纳客观规律,甚至对社会从事科学预测。实证主义非常强调其方法的优势和普遍性,想以这种方法作为统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利器。实证主义立场和思路在逻辑上的必然结论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同一,从而取消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在实践中则是自然科学方法的垄断地位。这种理论姿态之关键就是自然科学方法的唯一性,舒茨非常形象地称之为自然科学方法的垄断帝国主义态势,批评意味显而易见。^①

诠释学与之对立,以狄尔泰、齐美尔和韦伯等人为代表。他们坚称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迥然相异,前者属于客观精神世界,虽然可以被理解,却不是以自然科学规律呈现出来;社会现象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性,因而无法完全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质客体与过程,而社会科学针对的是人类心灵与思想,因而自然科学的方法重在说明,而社会科学的

① 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4页; Alfred Schutz: *Collected Papers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第48—49/71—72页。张庆熊:《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11—25页; Mark J. Smith:《社会科学概说:方法论的探索》,吴翠松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2004年,第108—175页。